

华氏451

Fahrenheit 451

于而彦 译

Fahrenheit 451

华氏 451

雷·布拉德伯里 著

Ray Bradbur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氏 451/(美)布拉德伯里(Bradbury, R.)著;于而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

书名原文:Fahrenheit 451

ISBN 978-7-5327-5776-3

I. ①华… II. ①布…②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3415 号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Copyright © 1953 BY RAY BRADBURY, 1981 RENEWED BY RAY BRADBURY, 1981 AFTERWORD BY RAY BRADBURY, 1979 CODA BY RAY BRADBU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D,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华氏 451

Fahrenheit 451

Ray Bradbury

雷·布拉德伯里 著

于而彦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图字:09-2010-207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87,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776-3/1·3415

定价:2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219025

感谢并献给唐·康登

如果他们给了你画好线的纸，不要按着线写。

——胡安·拉蒙·希门尼斯

第一部分 炉灶与火蜥蜴

焚烧是一种快感。

看着东西被吞噬、烧焦、变样，是一种特殊的快感。手握铜质管嘴，巨蟒般的喷管将它有毒的煤油吐向世间，血液在他的头颅内悸动，而他的手则是某个让人惊叹的指挥家之手，演奏着各式各样炽火烈焰的交响曲，记录历史的残渣和焦墟。他呆钝的脑袋上戴着号码为“451”的头盔，想到即将出现的景况，双眼布满橘红色火焰。他启动点火器；屋宇在狼吞虎咽的烈焰中迸飞，傍晚的天际染成了红色、黄色和黑色。他昂首阔步走在烽起的火星中。他尤其想用根细棍插上一颗软糖塞入火炉中——就像那老掉牙的笑话——而同时，扑拍着鸽翼的书本死在屋舍的前廊和草坪上。书本熊熊盘旋而上，乘风飞去，烧成焦黑。

蒙塔格露出被火灼伤、逼退的人必有的狞笑。

他知道等他回到消防队，也许会冲着镜中的自己眨眨眼睛，他现在就像一个用软木炭把自己化装成黑人的滑稽演员。而后，摸黑

就寝时，他会感觉到脸部肌肉依然扯着那狞笑。那笑容始终不会消失，始终不会，只要他还记得。

他挂上那顶乌黑的甲虫色头盔，擦亮它；整整齐齐地挂起防火外套；悠然畅快地冲个澡，然后，吹着口哨，两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消防队的上层，跳下升降孔。就在坠地摔死前的最后一刹那，他从口袋内掏出双手，抓住金闪闪的升降杆。吱吱声中他滑停，脚跟离楼下的水泥地面还有一英寸。

他走出消防队，沿着午夜的街道走向地铁站；无声的燃气式地铁火车在涂过润滑油的地底通道中无声滑行，然后放下他，吐出大团暖烘烘的热气，让他乘上向郊区的奶油色瓷砖升降梯。

吹着口哨，他任升降梯将他送入寂静的夜色。他走向转角，脑中空空没想什么特别的事。不过，就在抵达转角之前，他放慢脚步，就仿佛有阵风不知打哪儿吹来，仿佛有个人在唤他的名字。

前几个晚上，他顶着星光走向他的屋子时，总对这个转角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感。他觉得，就在他转弯前一刹那，有人曾经在那儿。空气似乎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平静，仿佛有人曾在那儿等候，而就在他走到那儿的前一刻，那人就这么转化为一个阴影，让他通过。也许是他的鼻子嗅出一丝淡淡的香气，也许是他的手背、他脸部的皮肤，在这个地点感觉到气温上升，有人站着的地方周遭气温会短暂上升十度左右。他无法理解。每次他拐过这

个转角，总是只看到那苍白、曲折、空荡荡的人行道；或许只有一个晚上，他还来不及集中视线去看或开口之前，似乎有什么东西迅速掠过一片草坪，消失不见了。

可今天晚上，他的步伐慢到近乎停止。他的内在意念向外伸展，替他拐过转角，听到了极细微的声音。是呼吸声？抑或是有人静悄悄站在那儿等候着所造成的空气压缩？

他拐过转角。

秋叶飞掠月光映照的人行道，那种贴着地面飞掠的样态，使得那女孩看上去仿佛是在滑行，任风和叶的移动载着她前进。她半低着头，望着鞋子撩拨舞旋的叶片。她的脸庞修长、呈奶白色，带着一种温和的饥渴，似乎对万物有着无饜的好奇。那神情几乎是一种朦胧的惊异；那双深色眸子是那么专注地凝望世界，任何动静均逃不出它的觉察。她的衣裳是白色的，婆婆窸窣着。他几乎觉得听到她行走时双手的移动，还有，此刻，她发现自己跟一个伫立在人行道中央等待的男人只有一步之遥时，扭头引起的白色波动发出的极细微的声响。

上方的枝桠洒下干雨，发出巨响。女孩停下脚步，看上去似乎会惊讶得后退，但是不然，她站在原地，用一双那么乌黑、明亮而充满生趣的眸子瞅着他，令他觉得自己说了什么非常奇妙的话。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嘴只动了动打声招呼，之后，她似乎对他袖臂上的火蜥蜴和胸前的凤凰圆徽着了迷，这时他才开口。

“对了，”他说，“你是我们的新邻居，是不是？”

“那你一定是……”她的目光从他的职业徽章上抬起来，“那个消防员。”她的声音渐趋沉寂。

“你说得很奇怪。”

“我……我闭上眼也知道。”她慢吞吞地说。

“什么？是煤油味？我太太总是抱怨，”他呵呵笑，“这玩意儿怎么也洗不干净。”

“是啊，洗不干净。”她口气畏愕。

他感觉她在绕着他转，将他翻来覆去，轻轻摇甩，掏光他的口袋，而她其实动也没动。

“煤油，”因为沉默冗滞，他说，“对我而言只不过是香水。”

“它像香水？真的？”

“当然。为什么不像？”

她好整以暇地思索这句话。“我也说不上来，”她转身面向通往他俩住家的人行道，“你介意我跟你一道走回去吗？我是克拉莉丝·麦克莱伦。”

“克拉莉丝。我是盖·蒙塔格。走吧。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外头闲逛？你多大年纪？”

刮着风时暖时凉的夜色中，他俩走在银白的人行道上，空气中泛着淡淡的新鲜杏子和草莓气味，他环目四望，发觉这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岁末将至了。

此刻只有那女孩跟他走在一起，月光下她的脸蛋皑皑如雪，他知道她在思索他的问题，寻找尽可能好的答复。

“噢，”她说，“我十七岁，而且是个疯子。我舅舅说这两样向来是一伙的。他说，旁人问你的年纪，你就说十七岁而且是个疯子。这么晚出来散步真好，不是吗？我喜欢闻气味，看事物，有时候通宵不睡，散步，看日出。”

他继续默默走了一段，最后她沉思地说：“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怕你。”

他始料未及。“你为什么要怕我？”

“许多人都怕。我是指消防员。不过，你终究只是个人……”

他在她眼眸中看见自己，悬在两滴亮晶晶的清水中，他肤色黝黑，虽然尺寸细小，但细部清清楚楚，嘴角的法令纹等等，巨细靡遗，仿佛她的瞳孔是两颗神奇的紫蓝色琥珀，会牢牢捉住他。她此刻转向他的脸蛋像是易碎的奶白色水晶，带着一抹柔和而源源不灭的光辉。那并不是歇斯底里般的强烈电光，是——什么？是奇异的温馨、罕见而且微微闪烁的烛光。童年时期，有次停电，他母亲找出最后一支蜡烛点燃，当时有过那么短暂的重新发现，那种照明使得空间失去了它的广阔，温馨地围拢他们，于是母子俩变了个人，他们希望不会太快复电……

克拉莉丝·麦克莱伦又开口了。

“你介意我问个问题吗？你当消防员有多久了？”

“打从我二十岁起，十年前。”

“你有没有读过你烧毁的任何一本书？”

他呵呵笑。“那是违法的！”

“哦，当然。”

“这是个好工作。星期一烧米雷^①，星期三烧惠特曼，星期五福克纳，把它们烧成灰烬，再把灰烬也烧了。这是我们官方的口号。”

他俩又走了一段，女孩说：“据说，从前消防员是去灭火，而不是放火，这可是真的？”

“不对。屋子一直以来都是防火的，相信我的话。”

“奇怪。有次我听说，古早以前屋子常意外失火，得求助消防员来灭火。”

他哈哈大笑。

她迅速瞥他一眼。“你为什么笑？”

“我也不知道。”他又要笑，旋即打住。“为什么问这话？”

“我的话并不好笑可你却笑了，而且立刻回答我。你根本没停下来思索我问你的话。”

他停下脚步。“你的确是个怪人，”他望着她，说，“难道你毫不尊重人？”

“我无意冒犯。大概只是我太喜欢观察人了。”

“噢，难道这玩意儿对你毫无意义？”他轻敲他炭色衣袖上缝绣的数字“451”。

^① 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美国女诗人、剧作家及女性主义者。第一位得到普利策诗歌奖的女性作家。

“有。”她轻声说，加快了步伐。“你有没有看过喷气式汽车在林荫道上奔驰？”

“你在转变话题！”

“有时候我觉得，开车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草、什么是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慢慢地瞧过它们，”她说。“如果你让驾驶人看一团模糊的绿色东西，他会说，哦，对，那是草！给他看一团粉红色的模糊东西，那是玫瑰花园！白色的模糊东西是房子。褐色的是牛。有次我舅舅在公路上慢慢开车，时速四十英里，结果他们把他关了两天。这岂不好笑又可悲吗？”

“你想得太多了。”蒙塔格局促不安。

“我很少看‘电视墙’，或是开快车或是逛游乐园。所以我有许多闲暇疯狂地思考，大概吧。你有没有见过市外乡间那面两百英尺长的广告牌？你知道从前的广告牌只有二十英尺长吗？但是如今汽车经过的速度太快，他们不得不把广告拉长，这样才会留下印象。”

“我倒不知道呢！”蒙塔格猝笑。

“我肯定还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清晨的草地上有露水。”

他突然问记不得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点，这使得他相当恼怒。

“还有，如果你看一看，”她朝夜空颌首，“月亮上有个人。”

他已许久没瞧过月亮。

他俩缄默走完余程；她沉思着，他则紧闭着嘴，不自在地沉默着，而且不时责难地瞥她一眼。他俩抵达她家时，屋内灯火通明。

“怎么回事？”蒙塔格鲜少见过屋子亮着这么多的灯光。

“哦，只不过是我和妈妈、爸爸和舅舅坐着聊天。这就好像徒步走路，只是更少见罢了。我舅舅曾经因为是个步行主义者——我没有告诉过你？结果被捕。哦，我们是最最古怪的人。”

“可是你们都聊些什么？”

她闻言大笑。“晚安！”她走上她家的步道。接着，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转回来，神情惊异又好奇地望着他。“你快乐吗？”她说。

“我什么？”他嚷道。

但是她已经走了——在月光下奔去。她家的前门轻轻地关上。

“快乐！无聊。”

他打住笑声。

他把手伸入他家前门的手套孔，让它辨识他的手。前门滑开。

我当然快乐。她以为呢？我不快乐？他询问寂然的房间。他站在那儿，抬眼望向玄关上方的通风口铁栅，蓦然想起铁栅里面藏着东西，那东西此刻似乎往下睇视着他。他迅速移开目光。

真是个奇异的邂逅、奇异的夜晚。他记不得有过类似的邂逅，除了一年前有个下午，他在公园内遇见一个老头儿，他俩居然聊了起来……

蒙塔格摇摇头。他望着空白的墙壁，女孩的脸蛋仿佛印在墙上，回忆起来相当美丽；事实上，美若天仙。她有一张非常瘦长的

脸蛋，就好像半夜里醒来在黑暗中依稀可见的小时钟上的指针，带着一种皎白的沉默和光辉，十分笃定，对那疾速走入更深沉的黑暗，但也同时移向崭新朝阳的夜晚，它确知必须说些什么。

“什么？”蒙塔格问那另一个自我，那个时而絮絮叨叨，不受意志、习惯和良心束缚的潜意识中的白痴。

他回眸望向墙壁。她的脸蛋还真像面镜子。简直不可能；因为，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几个会折射出你自己的光亮？一般人多半像是——他思索比喻，最后从他的工作中找到一个可用的——火把，熊灿灿的把自己烧光为止。有几个人的脸孔会反映出你的表情，你内心最深处颤悸的思想？

那女孩具备了多么不可思议的鉴识力：她就像个热情的木偶戏观众，在动作之前的一刻，预期着眼皮的每一下眨动，手的每一个姿势，指头的每一次轻拂。他俩一同走了多久？三分钟？五分钟？然而此刻感觉上那段时间似乎好久。在他面前的舞台上，她是个多么巨大的人物；她那苗条的身体在墙壁上投下多么奇特的影子！他感觉自己如果眼睛发痒，她就会眨眼。如果他的嘴稍微翕张，她就会先他一步打个哈欠。

噢，他心想，如今想来，她几乎像是在那儿等着我，在街上，大半夜的……

他打开卧室门。

那感觉就像是月已沉落之后，进入一座华丽陵寝内冰冷的大理

石墓室。一片漆黑，不见一丝屋外的银辉，窗户紧闭，大城市的声响完全无法渗入，活像个坟墓。房间内并非空荡无人。

他侧耳聆听。

空气中响着细如蚊吟的嗡嗡声，是一只隐藏的黄蜂，窝在它特殊的粉红色暖巢中发出电动的呢喃。音乐的音量足够他听出旋律。

他感觉到自己的笑容滑脱、融化、起皱、卷曲，就像一层脂皮，像一支漂亮蜡烛上的蜡油，燃烧过久，如今歪倒，熄灭了。漆黑。他不快乐。他不快乐。他跟自己说。他承认这是实情。他拿快乐当作面具戴着，而那女孩却夺下面具奔过草坪跑开了，而且自己没法子敲她家的门，索回面具。

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想象这房间的模样。他的妻子躺在床上，没盖被单，身子冰冷，就像躺在坟头上展示的一具尸体，她的目光被看不见的钢丝固定在天花板上，无法动弹。她的两耳紧箍着“海贝”，超小型收音机，那一片电子音响之海，音乐和谈话，音乐和谈话，不停地拍涌她未眠的意念之岸。这房间其实是空荡无人的。每天晚上波涛都会涌入，掀起声音的巨浪将她卷走，让她睁着双眼漂向天亮。过去这两年间，没有一个晚上米尔德里德不曾游过那片海，不曾欣然浮潜其中。

房间冰凉，但他仍旧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不想拉开窗帘，打开法式窗，因为他不愿月光投入房内。就这样，带着那种下一刻就会因缺氧而死的感觉，他摸索着朝他那张单独的、因此冰冷的床铺走去。